

浅析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类型

毕 燃

(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 四川 成都 610000)

[摘 要] 余华的小说都是以塑造男性为主要对象,但女性也是不容忽视的。通过对小说中女性形象类型的梳理,了解在男权中心的叙事视角下女性的价值定位。

[关键词] 男权;女性;形象

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是男性中心意识不断发展的温床,男性权威和男性至上的思想观念,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强行灌输和教化,潜化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,这种无意识给男女划定出固定的角色内容。

一、苦难温情型

苦难、温顺和善良,这似乎是中国女性的真实写照。苦难主要是这些“母亲”自身在面对生活的苦难中所承受的,但这些女性身上有着温顺的传统,这集中的体现在面对苦难时的人生态度上。善良主要是指她们面对亲人的态度。无论是生活发生多么坎坷的苦难,这些女性总能以希望去拥抱和面对。余华创作的这种“传统型”的母亲形象很多,主要有《活着》中的家珍,凤霞;《在细雨中呼喊》的母亲;《许三观卖血记》中的许玉兰;《兄弟》中的李兰等。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,女性有着很多的优秀特质,在男权社会下,女性温顺而善良,符合传统男权中心主义思维对母亲的一种期待与定义。“母亲”身上的苦难元素有着多重的意义,不仅是作为一个家庭中的母亲角色,更是承担这人类的困难,人类的生存就必须繁衍,母亲承载着孕育的痛苦,这是余华表达自身苦难意识的重要载体。传统文化中对母亲更多的是赞扬与称颂,将母亲这一角色塑造在高高的神坛上,余华的作品则进一步的将这些女性形象解构了这样一种神圣性,这也是余华的创作独特价值。

《在细雨中呼喊》的养母李秀英:“我刚来时,每隔几天我上床睡觉后,便会听到李秀英的哀求和呻吟之声……”,李秀英不仅受尽了丈夫的折磨,还要容忍丈夫与其他女性的不正当关系,没有力量和话语权来维护自身权利的正当性。另一名母亲冯玉青,本是青葱少女,但为养孩子而从事皮肉生涯,在谋生中丧失了自我尊严和人格的主体。这是一个女性在求生存层面与强势的男性社会之间的不平等。

《许三观卖血记》中,许玉兰则面对的是人伦困难。文革时期被批斗,剃成了阴阳头游街示众。李泽厚先生曾对伦理作出界定:“我把‘伦理’界定为外在社会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和要求,从而通常指社会的秩序、制度和法制等。”对于许玉兰来说,她所承受的苦难就来自于伦理与现实自身的矛盾性。

《兄弟》中李光头从小流氓到超级巨富,林红从镇花沦落到老鸨,宋钢、宋凡平和李兰都没有落到好的结局,这一系列的冷酷结局中,是作者对欲望的挖掘和叙事。女主人公李兰第一任丈夫因为偷窥女人上厕所而死,第二任丈夫死于残酷的斗争,儿子缺乏管教再次遭受舆论与道德的否定、打击。李兰正是在时代的颠簸中曲折艰难,最终死于这样一个秩序混乱的时代。

这些传统的母亲形象,承受着人伦、社会、自然、灾难的困难,余华将这些女性置身于苦难之下,写出了女性普遍的一个困境。但她们有着相近的品质,就是中国传统的母亲的特征,他们善良、温柔、坚强、伟大,作者赋予了这些人身上独特的意义

和内涵,她们身上集聚“苦难”与“温情”的两种元素,代表女性光辉的一面。

二、冷漠无情型

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是重视家庭,家庭被视为社会的基本单元,而社会是家庭的延伸和扩大体,家庭成员担负和扮演着各种角色。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是五常之道。然而《现实一种》里面的人物间却充斥着冷漠无情、自私自利。

老太太只关心自己的身体,对其他事情不予理会。当儿子儿媳们去上班的时候对两个孙子放任不管,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,甚至看到孙子的血也只担心自己的胃,抱怨着自己看到了血。四岁的孩子,年迈的老人,没有一点爱,表现的只是冷漠。在祖母身上体现的人性之丑,也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孩子的内心。

面对山岗、山峰的互相残杀,身为母亲没有任何的劝阻,而只是关心自己那腐烂的肠子。“为了不使那腐烂的肠子像水一样涌来涌去,她躺下之后就不在动弹……”面对儿子们之间越来越尖锐的矛盾,她只当他们“全部都死了”,她的眼中只有自己。

皮皮对睡在摇篮中的弟弟施暴,因为“他经常看到父亲这样揍母亲”,仅凭这一句话,就把夫妻之间的关系揭示的一目了然。妻子对丈夫无声的流泪,丈夫却用对妻子的施暴来发泄心中的痛苦,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一位母亲失去儿子的痛苦,只是把妻子当成是自己发泄的对象。

《劫数难逃》中,露珠更是赤裸裸地展示出人性之恶。露珠嫁给东山做妻子,英俊秀美的丈夫让她在心态失衡中陷入了扭曲的幻想,到了新婚晚上,露珠将硝酸滴在了东山脸上:“她听到了嗤的一声,那是将一张白纸撕断时的美妙声音,东山的身体从床上猛烈地弹起,接着响起了一种极为恐怖的哇哇大叫。”中国自古就有“最毒妇人心”的说法,余华用独特、精致、生动而富有想象力的语言,将露珠的变态与残忍展现地淋漓尽致。

余华创作女性的形象都是以男人的沉默背景或活道具而存在,无论是传统的温良恭俭让的女性,还是冷漠无情的女性,纵使放飞了自我欲望,却也依然在男权体系的樊篱内徘徊。

参考文献

[1]施曼华.叙事风格的变与不变——论余华跨世纪的四部长篇[D].2007.

[2]熊锦华.论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与性别意识[J].南方论刊,2017(07):85-88.

[3]吉丽.余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分析[J].北方文学(下旬),2017(07):39

作者简介:

毕燃(1987-),女(汉族),四川成都,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讲师,硕士,研究方向:中国现当代文学